

心血

沈丹雨



中 篇 小 说

心血

沈 丹 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歌颂中法友谊的中篇小说。

当中国女革命者白梅和她刚生下的一对孪生女儿在上海陷入敌特包围的危急时刻，法国医生苇芦巴夫妇为了拯救中国革命的后代，不畏艰险，设法救出孪生姐妹。在救妹妹时，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其出境。情况紧迫，苇夫妇毅然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中国，把孪生姐妹中的妹妹带到了巴黎。

解放后，孪生姐妹和法国大夫的孩子都各自在中国和法国健康地成长起来，他们有的是外语学院毕业生，有的是气象学院毕业生，有的是医学硕士。后来经过种种的波折，他们都分别找到了自己生身父母，同时得到了真挚的爱情。

心 血

沈 丹 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875印张 157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250

书号：10173·186 定价：0.60元

引 子

她很美。她爱情的花朵却一点也不美。

她不是艺术家，但她却写乐曲，为异国情谊谱写一部壮丽的心血交响诗。

然而她没有乐队，即使她有乐队，而且这个乐队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平，乐队也实在无法演奏她那奇特的作品。

她喜欢启用深沉丰厚的大管。这大管必须象昆仑山一样磅礴、一样庄严；当大管响起的时候，一江秋水立即咆哮奔腾，一泻千里而直入崇明海口。——没有这样的演奏家。

她同时喜欢启用娴雅清晰的长笛。这长笛还必须如塞纳河水一般悠远、一般美妙；当长笛吹奏的时候，鹭鸶会从黄浦江畔凌空而起，翱翔万里，飞越昆仑、飞越阿尔卑斯山。——这样的演奏者也未问世。

然而她根本不去考虑她的作品是否有人演奏。她认为，塞纳河本身就是一支绝妙的长笛；而昆仑无疑是一把天然的

大管。这就够了——她令塞纳河水开始吹出明朗的、柔和的、饱满的引子；昆仑与之持续地、诙谐地、跳跃地作背景的唱和……

呈 示 部

29路无轨电车停靠在善阴路站。车门自动打开，头一个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一位身穿白布衬衫、深灰西装短裤，肩挎帆布书包、胸前佩戴着“上海外语学院”校徽的健壮英俊的男青年。青年匆匆朝挂有“上海音乐学院”牌子的大门走去。到了传达室，他见墙上的时钟指向2点5分，就急忙填写好“来客登记卡”，把它交给传达室老同志。老同志见登记卡上被访人一栏写着“丁作为教授”时，禁不住抬眼看了一下青年，问：

“你找丁作为教授？”不等青年回答，老人又自言自语开了，“唉，这两年，除非召开丁教授的批斗会，他是一概绝客的。这会儿去，不会碰钉子吧？”

青年听了只是笑笑，他大概是不怕碰钉子的，问道：

“请问丁教授家住哪里？”

“顺校园大道往前走，见岔路右拐，约再走百步远，见门口糊有不少大字报的那幢方型双层楼房，就是老丁家。”门房告诉他。

“谢谢！”

青年顺利地找到丁作为教授家，他于是“答、答答”地轻轻敲那为字纸所装饰的门。不见屋里有反映，于是，他再用力点重敲一次，并问道：

“丁教授在家吗？”

没有回答。这使得来客为难起来，果真教授绝客了么？

“喂！您是谁？是给我爸爸送勒令书的吗？您不知道我爸爸身体不好吗？”这一连串的问候，突然自门右侧窗口传来。来客顺声音方向侧脸望去，见窗台上探出一张稚气的小姑娘脸蛋，约莫六七岁的样子。小姑娘转了转那对溜溜圆的透明眼珠，怀疑地盯着来客。

来客赶紧回答：“不是的……小妹妹，请你转告丁教授……”

“咦？”小姑娘打断来客的话，说，“您怎么还管我爸爸叫‘教授’？您忘了吧，我爸爸早就不叫‘教授’啦。”

“没忘没忘……我是外语学院的，石当益教授有信让我面交你爸爸”。

“您说的是石伯伯吗？”小姑娘眼里的疑云一下子全飞跑了，换回来的是挂在嘴角的两个迷人的小酒窝，“石伯伯为什么久不抱小娃子来玩大吊车呢？”

太纯真了，华法被这种纯真无邪的心灵感动得鼻子都酸了。他移近窗台，抚慰地摸摸小姑娘头顶上的大绿绸花，说：

“晚上一定抱你找小娃子去。你叫什么名字？会唱好听的歌吗？”

“我叫小馨子，可会唱歌呢！”

“晚上小娃子要上台表演，小妹妹参加吗？”

“参加，参加，我要和小娃子一块唱呢——”小姑娘乐得拍起小手，呵呀唱开了：

大吊车，大手臂，
吊不动海底大沙鱼……

“小馨子，高兴么事？”正当小姑娘手舞足蹈的时候，屋内传出一深沉男低音，“还不赶快开门让客人进来！”

估计说话者就是丁作为教授了。华法立即回身门口，恰好小姑娘把大门打开，于是他便一脚踏进去，伸开臂膀，把小姑娘一下子举过头去，又亲亲她那可爱的小酒窝，然后轻轻放下，就朝从里间走出客厅来的主人鞠了一躬，说：

“丁教授身体好吗？”

“好，还好。”教授又高又瘦，高高的前额，尖尖的下巴，眼角虽布满鱼尾纹，但盖不掉他那智慧的慈祥的目光。他此刻就是以这种目光欢迎来者，同时把白晰的、细长的手伸过去，说：“从外语学院来的吧？叫啥名字，小伙子？”

“我叫华法。石教授让我来……”华法紧握着主人的手说。

“好好，非常高兴你来！来，随便坐下，坐下。”丁作

为和华法一同坐下，然后对他的最小女儿吩咐道：“小馨子，去柜里端来厦门蜜饯招待华哥哥。”小馨子“唉”一声就到里间去了。丁作为从茶几下取出茶具，烫杯，沏铁观音茶。

“顽石近况如何？”丁作为问道。他称石当益为顽石。

“石教授近来吃得多，睡得足，每日清晨打太极拳，黄昏小跑步，身体可壮呢！”

“是吗？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没有绝对的坏事。”转而又问：“顽石还坚持学习、写作和译书吗？”

“坚持的。我经常上石教授家复习功课，看到石教授不是读书，就是翻译医学著作。”

“果然是一块顽石！”丁作为有所感地说。

“丁教授，”华法同学说，“石教授今晚邀请了法国医学界代表团来外院作客并举行联欢晚会。我正是为此事前来打搅丁教授的——”说罢，华法从身边挎包里取出一封信来，双手递与丁作为。

小馨子把蜜饯端上茶几，然后用小手取一支竹签儿，插半个水蜜桃送进华法嘴里，说声“华哥哥，您吃吧！”就嘻嘻笑着跑门外玩去了。丁作为一面嘱咐华法同学喝茶，一面抽出顽石的信，读着顽石那十分熟悉的草书——

铁丁：

三秋不见如一日。一日之内，不知你我谁的银发多添些？昔日那种你来我往的习俗哪里去了？如今，你我都在极力实行着老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说。

今日斗胆破戒，“情”书一纸复通往来。说是为私情
实则为公情，说是为旧情实则为新情。

铁丁，近日我请公假陪法国医学界代表团朋友们在沪
参观访问，不意遇故人。你猜谁来啦？——芦苇。上海一
别二十有二年，今日相见，感慨万千。芦苇得知你也在上
海，盼和老朋友会会面。正好今晚该团应邀前来我院作
客，并与师生们联欢，届时你一定来。七点钟，将有一部
出租小车前去接你，切切！

另外，请立刻替我的学生华法同学谱一曲男女声二重
唱，今晚联欢会上用。歌词原是长诗《鹭鹭》中的一小段，
由华法同学摘译成法文。另纸

顽石手书 即日

读完石当益的信，丁作为又连忙打开另一张纸。纸上用
法文写着歌词，书写手迹流畅潇洒，显然就是这位学生的笔
迹了——

有一只美丽的鹭鹭，
自咆哮的黄浦飞起；
她那雪一般的白羽，
扑击浪花傲然西去。
飞越莽莽昆仑，
飞越阿尔卑斯，
飞越浩浩扬子，

飞向塞纳河西……

啊，鹭鸶，

你为何夜夜不停歌唱？

你为何声声呼唤不息？

你那美妙的歌声，

绽开了雪梅满峭壁，

你那轻长的凄鸣，

摇撼着天宇与大地。

“华法同学，我读过这部长诗，写得何等感人。——这《鹭鸶》的作者记得叫吕勋，是吗？”丁作为说。

“她是我的妈妈。”华法说。

“呵呵，原来就是你的妈妈，难怪你把它译成法文来，还准确地保留着原诗的深刻含义。”

“我译得不好。”

“嗯，实事求是呗。——你的老家是……”

“厦门鼓浪屿。”

“噢，那不是钢琴之都吗？我四七年至四九年在福建国立音专任教时，就不少去你家乡。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丁教授什么时候故地重游上我家作客？”

“好，好，”丁作为放声笑了，“我是该出去走走喽！”他把歌词递回华法手中，接下说：“我看这样，我有一个学生，是六三级指挥系的，他的作曲水平可以预言将超过老师——就让他来为你们的二重唱谱曲吧，同时他还可以替你

们钢琴伴奏，你看呢？”

“太好啦！他叫——”

“贺子凝。”

“贺子凝现在在哪？”

“不会在别的地方。——小馨子！”丁作为见小女儿应声进来，就吩咐她说：“带华哥哥去钢琴房找贺哥哥。”

“好的，爸爸。——华哥哥跟我来。”小馨子领着华法就要出门，丁作为突然摆手示意他们回来，他说：

“稍等等。我问你，顽石让谁来唱这二重唱？”

“我唱得不好，”华法说，“可是石教授非要让我上台出丑不可。”

“我看你行。——女声呢？”

“……”华法不安地搔着头皮答不上来。

“这块顽石，我磨他半辈子都磨不细他，今晚就要上演，到现在连歌手都未定。大概到晚会开始，就会突然从天边飞回鹭鹭，替法国朋友们歌唱……”丁作为想了想又说：“我再给你们推荐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的嗓门相当润美，唱起歌来犹如蓝天般清澈——美就美在自然这一点上。”

“她叫什么名字？”

“兰云。”

“也在钢琴房吗？”

“不，她不是我院的，她是上海气象学院观测系的学生。三年前市大学生文艺会演时，我听到兰云的女中音独唱，浑圆而深情，异常感人。自那之后，兰云就不断前来找我辅导。

——就让她来和你们配合吧，她的法文也讲得不错呢。你和子凝赶快上气院找她，然后都回我这来吃晚饭，七点整顽石有车来接。”

“谢谢丁教授！我们走啦。”华法敬礼出门，随着小馨子上钢琴房找贺子凝。

华法与贺子凝一见如故。贺子凝满口答应为之谱曲，并立即从琴椅内抓一本五线谱本，塞进华法挎包内，让小馨子先回，就匆匆离开艺院找兰云去了。

路上，华法问贺子凝：“丁教授不是闭门绝客了吗？”

贺子凝回答：“绝客的绝字是绝对的绝，但世上绝无绝对的事。华法，你不就没有被老师绝于门外么？这便说到了问题的本质。我是丁老师家里的常客，我与丁老师的师生之谊，只因为深了点儿，就有人讥讽我什么‘拜倒在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脚下’。对于这种诽谤与中伤，我毫不在乎，师生之谊始终如一。你想想，艺术家的心灵怎么会是孤独的呢？可是有那么几个居心叵测的人，企图用一堵纸糊成的墙把先生与世隔绝、与人民分开，真是可恶之极！我真不知道，这种荒诞的做法将能持续多久？”

“显然是短命的！”华法如狮子般怒吼起来。看得出，他的经历一定比贺子凝更为深痛。

他们都沉默下去，一路无语，任公共汽车把他俩抛到气象学院大门口。

气象学院的校园内一片绿色。绿草地广场中心耸立着菱形的风向标，高达三十米，大有刺破青天之势；风向标两侧

塑有巨大的气象雷达和气象卫星模型。这景象对于他们俩，特别是对于贺子凝来讲，更加感到希奇颖异。他说：

“华法，你瞧这气象学院气象万千，它的布局、风格与咱艺院迥然不同。”

“这里是预言家的摇篮嘛。”

“那么我们就要认识的是怎样的一位预言家呢？”

“我讲不来。”华法说。

“不妨，我们既然失足掉进预言家的摇篮，只好也学起预言家风度，预言一下：兰云她是否在校内？”

“不行不行，我即使躺到篮底一辈子，也注定成不了预言家。”

“那我来预言——她肯定在校内。”贺子凝说。

“根据？”

“预言家讲讲罢了，还要什么根据？”

“没有根据的预言是空谈，注定要失败的。”

果然，兰云不在校内。甚至门房值班同学听都没听说过有兰云这个名字。

“看来，她只不过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女性。”贺子凝做这样的猜测。

“丁教授不是说她上过大舞台吗？”

“是呀，实在预言不来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设法打听观测系同学。草地尽头几位看书的女同学刚好是这个系的，他们便过去向她们打听，她们迟疑了一下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华法失望地答道：“女同

学。”贺子凝拉拉华法的袖口说，“算啦，改成独唱吧！”

华法突然想起：“对啦，对啦，她参加过大学生会演，女中音，自如润美……”

“原来是她呀！”女同学恍然大悟，“谁晓得她叫兰云呢？”

“她不叫兰云，她叫——”贺子凝不解地问道。

“都叫她云姐，全院同学无人不晓。她是我们气院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学习成绩好，工作勤勤恳恳，关心集体，助人为乐，所以同学们甚至不少老师都唤她云姐。反正叫习惯了，反把她的原名给忘啦。”

“原来是这么回事。”华法说，“那云姐呢？”

“不在。午饭后有人见她上观测实习场值班去。你们若找她，可以乘坐99路公共汽车，五站路可抵实习场。”

“谢谢你们啦！”说完，华法与贺子凝就大踏步地走出气院校门，跳上99路公共汽车。

下99路公共汽车，正好就是观测实习场朝南的木栅门口。贺子凝抬起左手腕，钟山牌手表正指向四点三十八分。他们推开木栅门进入场内。

这个观测场设置在空旷平坦的市郊，四周围着木栅，除水泥小道之外，皆铺着茸茸绿草；二十几种仪器设备交错成行，井井有条。华法和贺子凝一步入木栅门内，就好象突然投入大自然怀抱中，顿觉心旷神怡。他们约前进二三十米，就到了场北面一排平房前。华法喊了一声：

“云姐在吗？”

“谁呀？”随着话音，从左侧房子里走出一位大姐，问道，“你们是——”

“我是艺术学院的，叫贺子凝，他是外院的，叫华法。”贺子凝自我介绍着。

“我们俩有事拜访你。”华法补充说。

大姐笑着说：“错啦，我不是云姐。我姓向，实习场助教”。

“向老师好！”他们同时说。

“不用客气。请客房里坐！”向老师把客人让进平房正中心的客房里，立刻替客人开了两瓶光明牌汽水，说，“云姐刚刚去北边开阔地观测云幕，测定云高。你们喝喝汽水，稍等片刻。现在是观测时间，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们啦，必须到场内作记录去。”

“向老师你忙你的，甬管咱。”贺子凝说。

“好，失陪啦。云姐不要多久就会回来的。”说着，向老师已经走出去了。

华法和贺子凝都坐下来喝汽水。华法深有感触地说：

“气象这工作真是一丝不苟，搞这种工作的人很值得人们敬佩！”

“这就算是你的最初感想吗？”贺子凝听了华法那么一说，一股激流立刻自他的血管里冲上来——他这个人唯独不可缺少的大概就是激情了。你看他突然从沙发椅上立起，指手划脚地象在对华法演讲，他说，“他们是大自然的宠儿，是宇宙的主人，他们对自然界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了若指掌……。我指挥过描写暴风雨的交响乐巨著，那疾速

的节奏，密集的音符，激烈的旋律，一幕幕展现着那种天昏地暗的场面、风狂雨暴的情景。每每，我立在乐队前，就如同置身于暴风雨之中，浑身被骤雨淋了个透；又仿佛失足于狂怒的山洪，喝够了黄泥水，几乎使我窒息气绝。于是乎，我总以为只有我才是最懂得什么是暴风雨的人。现在看来，我也许是错的。可不是么，应该是他们，向老师和云姐他们，才是最了解暴风雨的人。华法，你说呢？”

“不无道理。”华法说，“我们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这些站在平凡岗位上的人，可惜人们往往对他们熟视无睹，忽略开这门重要的科学。今天我们有认识象云姐这样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不能不算是人生的一件乐事。”

“她会乐于做我们的大姐吗？”贺子凝恢复了平静，坐回到原先那张座椅，伏身大口大口地吸着酸冷可口的汽水。

“我想大概是会的。”

“大概？肯定会——这一次我担保不会再预言错！”

“根据？”

“又是要根据？什么根据也不要——她本来就是大姐呗。”

他们俩同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当笑声慢慢地停下来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发觉这周围原来是何等的静寂和清幽啊！刚刚离开大上海的喧嚣，此时仿佛坠入荡荡梦游之中。贺子凝立刻浮想联翩，把这观测场比喻成一叶轻舟，载着他们飘荡在这无边的湖面上，湖面上漪澜尽息。啊，他——贺子凝多么想凭栏放歌……

一曲优美悦耳的歌自湖心起，象是抒情男高音，却又比

抒情男高音柔和得多，自如得多；这样的歌足可以使南飞的大雁落下，足可以令骄傲的黄莺羞走。这歌激起了湖面阵阵漪澜，激得这“一叶轻舟”不安地摇晃起来……华法坐不住，贺子凝更是坐不住，他们都吃惊地站立起来，不约而同离开座位从窗口朝北边旷地望去——

一位个子相当高的大姑娘，从北边田径上款步而来，东南风吹散她齐耳的黑发，飘拂着她身上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衫和蓝色百褶裙；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在西斜的阳光下显得更美更亮；她手中握着一束刚从田间摘下的新花，和着步伐的节奏，上下挥动，她信口唱着：

一颗气球一颗星，
一天气球一天星；
预报人员万颗心，
满天星星满天心。

“真美。这样甜的嗓子，有生以来我头一回听到。”贺子凝终于开口说。

“她为什么不是你们音院的学生呢？”华法惋惜地说。

“一进我们那种学府，也许就要失去自然美。”

他们简单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唱歌的姑娘已经走近客房的窗口，可惜姑娘没有注意到他们。贺子凝于是迫不及待地冲着迎面来的姑娘说道：

“你……云姐，是吗？你的歌声真美。”